

撫州府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 城署

新移州子城記

唐 張保和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聖人則之剛柔險易動靜悠促亦皆備矣是則金木水火輪移消長乾坤震巽羅列高下揆情僞至于玄近稽微闡極于大成蓋有有無不有矣物物無不物矣至如舉一趨百制邇應遠者有夫光宅焉宅天下者嶠雒之強歟宅邦邑者崗阜之勝歟宅閭巷者隆坦之宜歟自宄居至於大壯猶椎輪形於玉輅其必如此按撫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三

一

五

之黽庭初際于亥壬綿歷年代寶應中太守王公圓以其勢卑於郵里疑悍民而沮長因徙于西陲自爾亦匪厥中觀夫用壯而非剛虛右而擁左總詳其朕則二千石列黽比比有不大遷者是其事矣大中中刺史蔡公京審于三地思事再革以勞費滋廣意行力止乾符中巨盜起梁宋兵火燬天下干戈日用屠薙鋒起畿甸失禦黽邑曠守斯府也豺狼塞路瓦礫遮轍此之官舍棄如焚如荆蒿蒙春并野一色洎汝南危公奮長劍倡義旅併剪羣惡克蒞百城草剏碁布紉隳續斷詔下之日默究形勝且曰幼少嘗

聞前任遺議

今也運會萃□指陳大凡元

亨中正會要方乘宜拔乎崇高麾震揖異朝辛附癸在控  
于躍伏苟差毫髮其致懸殊爾乃決意卜築應手經始舍  
去舊地推移一區而勝秀逸得嚴整鬱備納溪山複疊之  
勢吐原野蟠連之色有若龍騫鳳舉花攢綺錯於是左通  
臺門南正戟扉三廡三廳大寢小寢局著狴帑環迴星列  
峨東軒以資眺覽峙西閣而備宴見奢儉折中材力攸允  
廣陌繩分列肆鱗矚繚崇墉脩固護之態襟平陸延爽塏  
之景然後政化以安之禮法以康之仁和以富之遠者來

撫州府志

卷之三

藝文記三

二

仲玉

而近者休險詖革而幹蠱用星霜旣周閭井以繁年穀登  
穰士馬精研連帥倚爲右屏天子寵爲良牧百姓歌之聲  
聞九重璽書慰勉增爵褒命公少秉奇志年甫壯室遭時  
建名起家而萬石非偉許國而一心彌厲而後乃今譽積  
望洽豐德懿範繼以揮綽雖山河之重巖廊之峻恐無自  
避也君子曰地載萬物賢者應之蓋合其用而享其祉忤  
其道而戾其契匪私於富貴勿抑於隆盛也若成王之定  
鼎邾文之遷繹奉春之建都踵其數而舉其徵者矣保和  
前紀羅城內慙拙文暇日復聆當世之譚曰事成乎身及

乎人力之次也顧惟是續盍表悠久載讓弗克唯而直書  
巨唐龍集庚戌年在大順律中南呂戊寅日張保和鑄之  
于石

重脩州城記

宋 家坤翁

隄在東漢爲縣號臨汝六朝訖隋唐爲隄號臨川者謂所  
治在臨汝中相傳赤崗乃其故址隄乘云唐寶應初刺史  
王圓徙西門莫得其處至中和末危全諷徙今治非也叅  
稽全諷梓刻及兩碑當時州城乃因圓之舊加興築無所  
徙惟子城舊在西陲地旻下實徙之蓋州城當寶應初卽

撫州府志

卷之三

藝文記三

三

三

止于此距今五百四十載外無西陲子城自中和距今亦  
四百二十載昔旣云徙今猶在西者蓋其方則不易特去  
而乘高就正爾以山川形氣蔽之州城左右控引臨汝前  
後則納其源鎮其匯赤岡西逼臨水氣卑陋今城居高明  
得地勢然東濱汝水故子城州宅居西欲畧當臨汝中阻  
二川而建州就中氣而建治尚卜澗瀍宅土中之意圓當  
徙時城耶否耶則不可考自全諷興築於中和後五十餘  
載南唐周弘祚嘗脩濬於晉天福先後述作實搶攘使之  
自聖人有作天下一家撫深居內地城築宜弛曠二百載

是爲建興時際多虞王君仲山嘗因其陋加補綴又九十載至紹定間獠人弗率黃君炳□悉力創治建其郭濬其池益宏肆深廣殆中和以來所未有自是三十餘載又廢不治摧頽荒翳多所堙闕諸門率欹壞有志之士撫今昔念興廢孰不爲之慨嘆蓋自唐訖今五百年間守地者不知其幾人其能興脩者纔四人而已大率敵國外患之來則城興燕安逸豫之久則城廢俛仰一轍不謀同情易之泰九三上六其爻相應故理相通城復于隍之象雖著於上六道窮之後無平不陂之兆實基於九三道通之際信

乎廢興成毀皆非一朝一夕之故有國有家者先其未隍逆防其陂則城可以不隳平可以長保豈惟一城通天下皆然磨礪者不見其損積累者不見其益也况斯城久於否屬當凋瘵無厚力以鳩僦工泰而通之必于其漸乃時計其贏度吾所能而葺治之城之堙闕者四畚築而加以甃門之欹壞十二繕治而扶其顛日而年寸尺而尋丈庶幾積小高大城有可興之期然念人情終始勤惰不能一官府更迭去來不可常書用識之以勿忘於心亦以望後人非徒記其事求自衒將以致吾城於堅高悠久也覽者

裁之皇宋景定歲在癸亥律中姑洗睂山家坤翁因爲之記

設廳記

唐危全諷

當州昔爲臨汝郡城在此城之北古堞猶存寶應中太守王公圓以不便於民卜遷於此然所立郡宅未叶地形昃倚城西低臨水際頗更年代莫議遷移洎乾符初寰海沸騰兵寇焚蕪畧無遺堵靡認餘基中和乙巳歲全諷奉詔分符拜官本郡傷凌夷之累政歎榛棘以經時且召伯臨人憇息只依於棠樹而謝公爲郡餘閒尚築於經臺得不撫州府志

卷之二一

藝文記三

五

王

革故從新去彼取此旣獲其形勝又叶此夷隆凡廡署之中而公廳在首此際雖當建立猶是權宜每視事之時或延賓之際常因目擊但蓄心期未辨增修二十年矣今則聚力於三農之隙求材於千仞之林獲楠梓而皆良招郢匠而畢集是用拓開基址高建棟梁恢張而雅稱參衙壯觀而無餘法則盤勝槩而咸歸萬象鎮嚴城而更益三威立事立言必垂名於不朽乃積乃業冀貽美於將來豈爲耳目之娛而勤土木之事者哉

設廳記

宋□監簿桃

撫爲吳臨川郡晉宋以來封建親王內使王逸少謝康樂  
實行太守事隋平陳改爲州取撫安之義易今名唐仍隋  
舊置刺史大曆中顏魯公涖茲土三人者後先相望贇矣  
哉州治規畫乃出危全諷手繫年月日而不紀姓氏有記  
也當是時唐室微弱政在朱梁巢寇狷獷蕩無綱紀爭相  
雄長俗不古如爲刺史者猶能披榛剔翳厭偏卑更爽嶝  
去兵燬口礫之場麾震揖異朝辛附癸翕受溪山複壘之  
勢治行固不敢望三贇髣髴而其經營用志之勤招懷亡  
散興緝圯壞亦治世之能吏贇者以其政能者以其勞政

與勞俱不容泯此廳事之屢易而題扁惟舊存古也繇唐  
末天祐甲子距我宋建隆庚申聖人出四海一向之治廳  
閱五代五十有七年尚屹立無動搖嘉祐裴公材始撤而  
新之治平錢公暄又增而葺之紹定黃公炳復從而重建  
之上下三百三十年更三太守卒不能加毫末智慮增損  
其故址是則全諷亦非因陋草創者夫物之廢興莫不有  
時而常繫乎其人能爲時者人也郡守所以承流宣化致  
之民郡治所以據高敞虛臨其民儀門旁列有戟也戒石  
中立有銘也文臣七條御製也細書十行宸札也祖宗中

勅如是之嚴吏民觀瞻如彼其肅昭昭乎若上帝之臨汝  
非令壯麗何以示尊主庇民之敬心哉自營私之念重則  
奉公之意輕第知囊匱鮮克興植徃徃視州家爲壞城驛  
間有振厲不過侈寢處以凝香飭厨傳以沽譽緩而不切  
豈繫有無惟軍器監簿黃公則不然公餘杭人宰萬安以  
捍寇功遷撫守居亡何握節兼州歎治廳頽圯慨然語寮  
屬曰此屋突兀今將塌矣幸城築竣事不更新懼亾以貽  
後亟鳩工取楠梓之良者經始於五年之冬成於六年之  
春錢費三百餘萬米七百八十餘斛悉出帑廩絲毫不病

撫州府志

卷之三

藝文記三

七

和

民廳柱合抱梁棟楹稱是果不謂之能且贄乎斧斤收聲  
心勦形瘵不及享其成惜哉且人之贄否見趣各異不能  
者無補於治贄而能者志莫之竟桃以是年秋御命守是  
邦惜前人之志未遂不數月役匠掄材粉飭丹牖又念廊  
屋支柱弗稱如冠峨而屨敝於是新兩廡夾而翼之以見  
一日必葺之意豈端平元年權知撫州兼江西提舉李桃  
記

州衙宅堂記

唐危全諷

當州刺史宅自唐乾符中因諸道亂離有巨寇黃巢 柳

彥璋等奔突焚燒畧無遺堵爾後封疆俶擾城邑荒涼洎  
中和五年春三月全諷涖郡之始製置之初以其宅僻倚  
西隅而甚欹側乃易其舊址遷此新基高而且平雅當正  
位於是芟去榛棘草創公署此際多以舊木權宜製之于  
今十有四年卒就摧朽今則躬親指畫再 基塲 重  
堂傍堅厨庫西廊東院周廻一百餘間纔涉數旬切扁俱  
畢雖虹梁 不獲飭焉而鈴闈郡齋 壯觀建  
續益稱 城 叙其由故紀於璧乾寧五年太歲戊午七  
月己巳朔二十一日己丑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  
射撫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危全諷字上諫記  
蔡邦俊曰此州治朐建之始也危家南城來治于撫民情  
土俗周知之矣涖政二十八年任久澤深開草萊定方位  
以佐王安邦國厥功偉哉自後署亦迭修碑記不存則是  
祝融爲之崇也府衙建于萬曆之丁未則知府翁公汝進  
爲政府治建于天啓之甲子則知府朱公大典爲政然欲  
求其顛末沿革之字而不可得豈傳舍視之也抑猶有待  
與書以存之

撫州新建使廳記

宋王无咎



善爲政者急其所急以及其所緩而經理於緩急之際亦各有方不善爲政者反此若夫教化以奪其未順之心衣食以馱其必得之欲蔽不可留之獄訟恤無所告之老窮簡閱官吏崇其善而替其惡此最其所急而不可緩者也至于城池之所以脩豫廨舍之所以興居倉庫之所以出納以及臺榭廐驛亭圃之區區宜革而革宜修而修此差可以緩而不可廢者也故夫用事于一州者得宏敏周通之君子則將能周旋裁處急當其急緩當其緩常不繆於序而其間又周旋經理使其利足以掩害其損足以爲益

薄費而厚得近舉而遠存不然得鄙近偷惰之吏則其裁處多不能當其序而經理又不能適其宜如前之云云者此後世之通患而誼儒法士所爲發憤思古也治平二年四月五日撫州之廳成太守司農少卿錢公暄革唐刺史危全諷之所建也蓋全諷之建當天祐之元年至今殆二百年而其勢將壞故公始議革之而方是之時公之爲州已踰年矣其政令已行而吏民順諧歲常有年獄訟清簡公夷然無爲也于是使四縣之令各脩其材而不自憚其煩縷繾督視故能以旬有二日而成旣成則其規□高□

皆踰于舊而其始又以智損其中六楹故使坐其下者宛轉四顧豁然虛曠稱夫臨堂堂千里者之勢其用于事而善如此真所謂宏敏周通之君子哉噫天下之有撫州而撫州之宜有治廳者固無窮而治廳之內太守迭處而迭去者亦無窮也然則今日之役不有文字之曲折以託于無窮之間則後之人孰知夫爲是役者自吾錢公始而爲之又適當其序且有方也故无咎承公之命不敢辭以不能而遂爲之記云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宋王安石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三

十

記三六和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於其舍之西偏旣成與客升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百餘年於今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徃徃能廣其宮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又况撫之爲州山耕而水蒔牧牛馬用

虎豹爲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爲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於爲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爲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爲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爲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于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蓋其

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詠歌之至於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吝細褊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於是酒酣客皆歡相與從容譽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閣而嘉其所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阪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而以爲之名何也豈以山在吾左右前後若蟠若踞若伏若驚爲獨能適吾目之所觀耶其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客爲知言而以

書抵予曰吾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爲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爲之記以示之賢者使知大施候之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拙齋記

宋朱熹

臨川太守趙侯景明視事之明年政通人和郡以無事暇日相便坐之北循廡而西入叢竹間得前人所爲秋聲齋者老屋數椽人跡罕至而其傾欹痺狹又特甚意欣然樂之因稍易其腐敗撓折之尤者而日居焉間獨仰而嘆曰是室之陋非予之拙則孰宜居之哉乃更題其榜曰拙齋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三

十二

王

而以書走武夷謁予記曰吾之拙甚懼不足以爲理吾子因是而予之一言庶乎其有以自警也方是之時蓋未始得遊於趙侯也然直諒之操多聞之美則聞有日矣及其爲政於此邦也奉法遵職不作聰明而吏畏民安境內稱治則又聞之而加鄉往焉今也乃於其言而得其志如此則鄉之所聞者於侯抑餘事也誠切樂聞其說且復自念若予之鄙樸頑鈍蓋有甚於侯者則益仰而嘆曰趙侯所以名齋者爲足以見其志矣然而非予之拙則孰宜記之哉抑嘗聞之天下之事不可勝窮其理則一而已矣君子

之學所以窮是理而守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蓋無所用其巧智之私而唯理之從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亦拙而已矣趙侯之學蓋將進此然其所以託名者則已早矣且猶不輕自信而必求以警其心焉則其志爲如何哉若予之拙乃其才之不足而何足以語此顧輒自予爲足以記侯之齋者視侯之爲愧亦甚矣雖欲善其辭說其又何以爲觀省之助乎然侯之所以見屬有不可虛者姑書此以致予之意焉淳熙丙申冬十月壬申朔新

撫州府志

卷之三

藝文記三

十三

王

安朱熹序

撫州府職官題名記

黃暉江顯

題名有記自唐人直壁書之或爲石刻而陷之厥後稍稍用碑乃撫州府自元虞集氏一記題名焉自後苔蘚莫辯姓名不書二百年餘矣君子爲之憮然又考之志則自弘治壬戌迄今志之不修者几半百其年又爲之病文獻之莫傳乃禮鄉之士大夫志之其官於茲者則博搜之得若干人因爲之書曰士君子之歷官於天下何取於□□之記哉自其身以任天下之重幸受專城之寄或試□□理

爲任若果文章之大焉政事之優焉功業之鴻且駿焉將  
里有歌巷有謠而逝世之後猶書之旂常銘之鼎彝垂之  
竹帛以與國家同久遠題名雖不記可也但士君子宦遊  
所至皆其過化之區而因其人以求其所傳亦或有得其  
緒餘者若并其人而忘之將所樹立何所於寄郎撫如王  
羲之氏謝靈運氏顏真卿氏皆以文章節義名天下曾官  
是邦而余遣人求其墨跡僅得所謂右軍墨池者及魯公  
麻姑山仙壇記焉餘則已無見矣夫達人鴻儒之佳製故  
必有鬼神呵護以傳不朽而如諸大夫者官於是地求其

墨蹟遂不可得則其泯滅不爲人所知者無限况併姓名  
而不在豎珉又孰知而孰傳之而將何以勸後哉余重爲  
之恚適三年報政後令學官弟子員次第其官於撫者悉  
書之又凡半年餘始得其姓氏籍里顛郡之長始王君達  
貳始胡君善倅始蔡君秉節推始王君學皆洪武以後今  
之所知者識之所不知者無及也而立於是地者之盛皆  
見之矣後之人其亦有指而名之曰某也贖某也才某也  
文章政事并功業而有之而或因之以具得所遺者否與設  
□□□□□之人知所師法焉則亦無負乎其曾官□是

地也若其善不足書政不足錄而不永有聞焉則亦名之  
鑄於石已耳是故勸懲之典也噫後之視今與今之視昔  
則同而可無懼乎仍虛其左以俟續有識云

宜黃縣治興造記

孫 覲

紹興元年春盜起虔化誘脅衆數萬象扇爲亂圍建昌不  
克遂陷宜黃官寺民廬一夕燔烈爲灰燼部刺史駟聞天  
子謂將吏發兵捕誅盡夷其黨貸脅弗治夏五月師還於  
是公私掃地赤立斗粟千錢饑疫相熏民之竄走山谷幸  
而不死者皆餓死頭顱相屬於道數百里無炊火焉令丞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三

十五

元

佐僑居野處如寄客簿書棲列無所吏抱牘藏於家獄訟  
賦後失其平商旅不至市無鷄豚晨夕之需無所得凡仕  
於邑者指日待更不爲斯湏計畱也三年右朝奉郎鄧令  
端友來泣茲邑鉏治强梗發紓隱詘期年政成輿人誦之  
時兩尉弓手怙衆爲姦利官弗能禁意小忤則嘯其朋盡  
甲而出群噪大呼劫請賂謝率以爲常令曰是可忍邪立  
捕首亂者七八輩送獄斬以徇而釋其餘自是縮頸屏氣  
無敢譁言於道者則又脩起學宮立孔子象春秋釋奠屬  
□□之秀者習禮樂其中然後大其治所重門洞開堂奧

靜深舍群吏於東西兩廡積藏勅書於門之樓上決事之室燕體之齊犴獄庫庾庖溷皆具爲屋若干楹高明壯麗稱邦君子男之居乃伐石圖文字刻示後人而移書二千里屬余文以爲記余曰宋受天命字內晏清際天軼海無一夫嘯呼之警地大人衆邑屋相望大家巨室特起乎神州陸海之中粟窖金穴錯出乎四達九達之道神林鬼塚浮圖老子之宮接軫乎山區海聚之間甕牖繩樞桑麻果蔬之壠連屬乎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可謂盛矣靖康之變極四境所環冰銷火燎無尺椽寸瓦之遺一時君子避讒

畏議取具臨時通都大邦侯牧之貴徃徃編竹爲障僅蔽風雨今宜在江左窮處不足以資進取爲名譽則靡靡然日入於壞固宜鄧令之來以爲縣令百里之望不可與吏民雜處此土也然不以勞民先是諸惡少之從盜者官錄其資没入之獨空舍數十區尚存乃命工撤取之凡棟楹樑桷蓋瓦級塼之具皆出於此落成之日邑人不知材用之所從不見役使之及已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市區賈肆民居客邸閭閻相接漸復其故則更治□□增立垣屋程課入室姦偷悉有方畧收其贏十倍鳴□□令端友可謂



能吏矣余嘗謂喪亂之後百廢委地如大樹之顛非天下之豪傑不能振起學士大夫圖當世之務皆如鄧令挺堅持之操奮其憊於瘡殘摧敗之餘乘時就功無厲民駭衆之煩而一日之作軼于百年累世之迹雖中原故地可復而有也而況于一邑乎鄧令諱庾延平人端友其字云紹興癸丑歲十一月晉陵孫覲記

重建譙樓記

虞文靖公集

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雲中塔不臺侯以其郡治譙樓成屬予作文以記集昔者以文學爲職業旣老

撫州府志

卷之三

藝文記三

十七

楊瑞刻

而歸僑乎君侯之野將命者郡庾吏宣予從子也實來其可辭乎稽諸志自刺史危全諷建府治于此將四百年凡守居有興作碑志略可考而譙樓之歲月無述焉至順元年三月晦大風樓壞明年六月總管東平劉繼祖與今侯相繼至郡謀更作之以是年十一月庚申經始又明年正月朔旦劉侯致仕去無代者今侯以爲己任至元元年落成同斯樓也據地形勝屹然有臨其下累甃旁崇廣道中闢郡長史率其僚佐奉詔令出教條入而聽政出而休沐

□□□□□事使者賓客之送迎大小莫不由之其上

則晝謹時晷夜嚴鼓角所以警動其人之視聽而時其作  
息之節所係之重蓋如此非直爲觀美以資遊覽之爲其  
役也時其閒暇而不厭於緩相其物宜而不苟於就於是  
以賦民度材築構塗飭越三年而後成予惟今天子仁聖  
垂拱無爲朝廷大臣百執事各率其職刑威慶賞赫然脩  
舉海內讐服莫不寧謐吾州地方千里介於江湖之表涵  
煦德澤悠久深長郡長貳畏法愛人以謙遜豈弟相尚水  
旱之禱天格地應原隰墳衍之藝無有偏害而樓之成亦  
其時哉至元二年歲在丙子五月乙巳中順大夫撫州路  
總管達魯花赤兼勸農事塔不臺等立石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三

十八

楊瑞刻

擬峴臺記

府城東

曾南豐鞏

尙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  
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溪之形擬乎峴山也數  
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  
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  
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  
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藂  
萑草之間未有郎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

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薨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艫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嵯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荒蹊藂落樹陰曖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間若夫雲烟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徬徨

撫州府志

卷之三

藝文記三

十九

楊瑞刻

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遇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旣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十月一日也

書擬峴臺記後

曾空青紆

伯父紫微公作記後二十九年當元豐乙丑以兒童待先丞相登是臺又四十九年當紹興壬子蒙恩起明道吏守鄉郡華顛獨來陳跡具在斷碑仆地臺且圯矣拊事念往悲莫能勝方時多艱軍旅未休顧葺與之實未遑暇越明年始取舊記載刊堅石不獨使擬峴之名託之文字與谿山之勝共傳不朽實亦慰子孫無窮之慕焉紹興癸丑五月望右中奉大夫直顯謨閣知撫州軍州事曾紆題

青雲亭記

元虞集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以其升高能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三

二十

楊瑞刻

賦山川能說非徒爲燕遊以暇逸也昔鄭裨謀之善謀也于野則獲于邑則否是猶有所殫焉若夫能賦能說之士近不違乎喧雜遠有得于虛曠發謀出慮孰有彼此之間哉臨川之城有五峰焉山川自南而來其第一峰最高有亭曰青雲自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遊目騁懷於其上或記或詠者多矣而辭多不傳國朝仍改至元之三年監郡中順大夫塔不臺侯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之以予昔嘗得一至于斯亭也故求文以爲記按郡城之中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峰之

堂則在郡治吏舍環屬屏樹翳塞不足以周眺望擬峴之臺可以遠眺望矣而負託城壁出于人爲於奇勝爲未足焉隱然高據總會遠邇若挈裘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之有人氏社稷之寄者從容治下而來至于斯也凡其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至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北望闕廷如日斯近凡所以竭力以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視之岡阜之起伏闐闐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者乎愁歎憂苦寧有所未極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未盡善者乎環而觀之名山靈阜鬱乎蒼蒼能出神

撫州府志

卷之三

藝文記三

二一

汝

明以去菑

害者

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以治溝洫而

備水旱通舟楫以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之羅絡因荒易以察其勤怠時生成以驗其豐凶者吾之賦稅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思之則必有所處之之道矣然則仕于斯邦而來斯亭者休休焉俯仰無愧于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不爲之書以待來者

金谿飲歸亭記

曾鞏

金谿汪君爲尉之三月斥其西垣爲射亭旣成教士於其

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予請數反不止予言之何可取汪君徒深望予也既不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樂以辯德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尚技以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射是也古者海內洽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於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讓之射茲亦熄至其後天下安集國家嘗閒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求千有餘歲衰微絀塞空見於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由世之

苟簡者衆也爭奪興而戰擒攻取之黨奮則強弓勁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其不以勢哉今尉之教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衆雖小然而旗旄鐺鼓五兵之噐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而在乎無事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鎮衛百姓其不幸殺越剽攻駭驚閭巷而並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則將犯晨夜蒙霜露陷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實今

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汪君之志與其職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尚鬪而喜勝其是歟夫治固不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搢笏使士民化姦宄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也故汪君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其非所謂有志者邪南豐曾鞏記

宜黃新城記

尚書譚

綸  
隆慶元年

宜黃縣在撫治西百里居臨汝上游當宜水黃水合流之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三

二三

明

間故名曰宜黃縣治舊爲黃墳鎮宋以前分隸不一開寶間升鎮爲縣而易以今名其地僻其土腴瘠半其俗男耕女織士服詩書敦行誼人不知商賈末作故無偷盜鬪狠侈靡之習稱易治焉頤稍邇汀虔接壤崇樂徃徃切于鄰之震正德間遂有斬關盜庫之事歲辛酉閩粵弗靖有寇五百人道南豐入止焉巡司掠縣南而西入崇復還縣南道棠陰神岡捆載以去若履無人之境迨秋徂冬寇凡五六至至必循故道衆至數十萬人誠有以啓之矣六邑之郊焚掠且盡時惟臨□□東鄉故有城金谿城甫畢工

獲免崇樂宜三縣無城備極慘烈予因執先君之喪甫就草土蓋身嘗而目擊之云於是天子震怒更置撫臣而以大中丞滁上栢泉胡公松來督軍事受命兼程直走臨汝申令勅法陳師賈勇馳之賊乃宵遁公因進予幕府問計善後予首以建城固本厲兵逆戰爲對公嘉納之卽檄下有司城崇仁城樂安城玉山貴溪弋陽諸無城邑並爲之城而城宜黃實首事焉以盜嘗從出入也佐成之者爲分守楊君守魯分巡崔君近思而又以先守陳君元琰嗣守劉君价二守袁君株總其成縣令楊君淮專其事知事

潘君重董其役相度則以命予倡衆宣力則巨室鴻臚署丞劉君森通判黃君肇知州劉君應明先勞居多於是萬杵雷動庶民子來起於廩山之右腋循北山而西至于僊人石遵南豐石南轉於嶽嶺東臨於河抵鳳山左腋終焉長一千三百有奇廣丈又二高視廣倍之爲雉二千七百爲大門四爲小水門二爲費僅二萬金計工未一載成屹然天險保障一方蓋公旣以佚道使民而工力之費又請之於朝以官帑從事故收功之速如此則雖謂之靈城也亦宜公復命余額其門南曰陟華華山在其南也北曰



附鳳凰山在其北也東曰通津二水交流可通舟楫朝宗之孔道也西曰固始其地自西來跨山越嶺而城民居希濶使後之君子顧名思義而加之意也城既就寇且復至使人覘知有城而止者三於是民有寧宇伐石請記楊君乃緘幣致辭屬記於余逡巡未敢允俞侯嗣至責記益切予曰諸君必予之記非謂予嘗陪斯議耶予從公遊久知公最深敢請言公之學公之學以萬物爲一體而以至誠爲宗故其從政所至爲人興利除患建長久之業若公所謂誠與才合非邪不然何自有縣治以來上下數百年間

撫州府志

卷之三

藝文記三

二五

仲玉

率事至而倉皇莫辦事過輒已此非常之事所以必有待非常之人詎偶然哉後之君子苟因公之功而求公之學則□城也雖與天地並久可也

新撫州府廳事記

清 劉玉瓚

國家定鼎二十餘年矣截海內外聲教暨訖梯航而獻琛□者且數十百國 天子乃留意神京凡城門樓觀係萬姓之所往來四方之所視聽者無不修舉殘圯孱然改觀其所以表皇居之壯麗肅生民之耳目以昭一代維新之制甚盛事也余奉命來守是邦夙夜匪懈思以無負朝廷

威德然而城市半墟頽敗滿目堂皇之間庫陋污坎吏民  
至止衰蹇媮情雖欲遍告閭閻以今天子鼓勵初基咸勤  
新命之意其道無由於是慨然念之蓋茲土自乙酉戊子  
再罹兵燹而又切近閩粵師徒糗糧交出於道以故民之  
背邦族去里居多伏在山林草澤之間以喘息觀望視昔  
所爲街衢井市之繁坊里城隍之固比閭姻婭之情四方  
百貨之聚笑語之以相聞煙火之以相接莫不歆歔感歎  
若隔世事豈其情哉抑教之者不謹率之者蔑由也今夫  
治亦有道矣百年之治在夫制一日之治在乎氣古之所

稱平定安集者亦豈必子子焉建鼓而招其亡子乎凡所  
以移心志變耳目者必奮然立其可以百年之理而不示  
之以不可終日之規而後居官之職以全而師帥之意已  
盡今在乃職視乃事者一以暮氣出之苟棟宇不以摧折  
風雨不以飄颻卽謂我躬之閱足矣我又遑恤我後耶夫  
然而民之至其庭者曰太守之庭其卑陋污坎也如此太  
守之因循殘闕也如此太守之不暇自庇其躬也如此我  
儕小人得免露處足矣尚何邦族里居是問况彼黃童自  
叟老死山谷已耳亦何緣以至神京見 新天子規模弘

遠體統赫奕天下日就太平物力日就充足如此也哉且  
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何也萃朝氣也春  
秋之義書元年貴春正凡以謹始之道如此是故制之不  
玄者氣之不肅也一日之氣不與肅百年之制亦無與立  
也今國家肇造生聚教訓之期已漸逾茲士兵燹瘡痍之  
氣已漸復閩粵日已無事師徒糗糧之交出於道者已漸  
息申畫郊圻之意已漸明和恒居師之治已漸効當此之  
時乃復優悠而苟且怠惰而偷安亦何以成開國之規模  
計久遠而垂後世乎故余自下車以來洳然以憂惕然以

慮不敢有一日之卽安也况乎城隍以次修矣倉廩以次  
築矣輿梁以次成矣闢演武之楊營鎮兵之屋軍民以次  
安矣最後乃因廳事之舊而新之其木石必取精良焉其  
氣象必取開滌焉其規制無取隕越焉其所以庀工飭材  
者一取諸勞而可逸成而可久視公事如視其私事焉凡  
此者豈好勞哉亦曰強自振刷以幸免於怠惰庶幾無負  
尚書肇稱初服經營新邑之意而且以鼓舞斯民之心志  
耳目俾知天下日就太平而百廢今且具舉也堂三楹其  
左爲富有庫右爲儀仗庫堂之後有穿堂有二堂有贊政

廳堂之前有露臺有儀門有門門之內有寅賓館門之外東曰師帥西曰保釐有榜廊自儀門以達於後堂皆翼之以廊屋凡四十間考卜于康熙之二年三月畢工于是年八月其前後同官蘇本睂賈應乾曹國珣韋弦佩丘元武雖去來有後先皆所以贊勞而襄事者也因共書於碑云

高平署記

劉玉瓚

今之守郡視古小侯而余聞侯制有外朝內朝寢路寢諸處名雖不同其所以宣令出治以奉揚天子德化則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三

二八

王

一也故自余蒞撫旣新廳事之後取所居署亦次第理焉先自署有門有儀門有函祉堂堂之後有寢寢之後有僊臨閣其西偏有師蓋堂堂前有浴雲池其東則瓦礫榛莽雜然以處求古所稱金柅園橫秋閣以及考亭朱子所記秋聲齋拙齋諸勝其遺迹廢址皆靡漫而不可考而其所存亦黝然以朽頽然以支駸駸然日及於敗余爲俯仰歎息久之以謂太守者天子所命以幘幘斯民者也署宇者天子所安養休息太守以出其聰明才力而因以幘幘斯民者也太守因循苟且踐更視其官傳舍視其宇縱

不愛其身其若朝廷何於是卽其舊者取衰棟腐桷而易之取觚甄壞級而完之其漉漫不鮮者稍加飭焉于東偏構軒三楹曰虛益軒之後又東得廢地築室五楹翼以二屋曰燕香居其外繚以小屋數十間曰庖曰漚曰廐其西則因師蓋堂而稍新之濬其池焉池上修之以廊日沿月廊廊盡矣跨池爲小亭曰洗心亭有隙地則以甘蕉修竹樹之堂後又軒之曰儲美其竹者木者石者治者圻者匠者不以公帑不以民力悉節俸以相值故曠日遲久而工始畢經始於康熙二年八月落成于三年之十月日是太

守之署苟先矣夫太守正晝臨廳事外有函祉堂以朝夕視事焉有寢以寧婦子焉有師蓋堂以貯簿書接僚佐相與商清靜寧一之理焉有虛益軒以陳俎豆揖賓客咨得失而問利病焉有儲美軒以藏書史考古今焉有燕香居以退食職思焉有僊臨閣以眺望氛祲焉厭矣倦矣公事餘矣有池以漱之有廊以步之有亭以徙倚之氣不煩而慮不亂視不壅而志不滯清寧平坦恒若有餘而後出其聰明才力下以帡幪斯民而上以奉揚天子德化小侯之職庶幾無忝哉然而余之自視也亦愚甚自□□守未

半載卽從事是役几再易寒暑而後卒工其間公事稍畢  
輒勞勞于竹頭木屑之間及落成矣意亦欣然樂之然席  
不暇煖且及瓜矣而說者方引古召公旬宣出治棠樹自  
憇之說以爲不必謀榦止議莞葦夫古今寥絕甚遠令土  
階茅茨以治今日勢必不能顧必無樹下太守若使人人  
爲其智而靡宇日以頹汚漏日以甚勢又不至樹憇不止  
且余爲愚者勞之以待後人智者安之逸其手足一其心  
力已不必謀其身而悉以謀吾民是又余愚者之所深願  
也愚則愚矣意誠勤哉若曰叔孫一日舍館必葺陸抗臨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三

三十

仁

去繕完城圍是又余所願學焉而不敢望者也因自爲記  
歲月并附其區區之意以告後之君子焉

燕香居記

清 劉玉瓚

韋左司爲蘇州有詩刻郡齋曰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  
嗣後數十年白傅亦守是邦詩石尚在欣然稱道以爲美  
談其時宮署岑翼深飭可槩見矣余嘉左司風致簡遠寄  
意吏隱之間每吟其詩輒遠想景慕之若斯人者其得忘  
人忘我安民靜治之理者乎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  
而後語今太守亦人也乃皇皇焉日苦於簿書符牒之間

賓客吏民之際出亦不歡入亦不歡求所謂換耳目異風塵以便其偃仰息肩者輒無有儻亦非王道之近人情之至者乎撫署廳事之東稍後有地盈畝夫亦免葵燕麥之久與我雜處也因爲芟夷之繚以墉垣甃以白石莞簟以安之綺疏以明之以爲午坐焚香閉閣思過之所題曰燕香并署左司之詩爲之觀覽焉其曰自慙居處崇未覩斯民康是太守之不可頃刻忘斯民也久矣其曰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迹忘澡雪心神何其至哉又曰煩疴近消散嘉賓復滿堂是左司以之燕集文士而余以之嚮晦入息所

撫州府志

卷之三

藝文記三

三一

負韋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虛益軒記

清對玉瓚

師者難以獨得而友者可以衆取故撫署內廳事西有師蓋堂矣余又軒其東偏顏曰虛益以志求友之意云蘇子瞻之築蓋公堂也記曰吾從賓客僚友宴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蓋公者非唯尊蓋之至且得隆師之禮焉又曰膠西東並海屬山其中多隱君子可望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噫異矣夫思其人而想像彷彿欲與並生於千數百年之下何其

意之殷而望之切歟而周公下士所稱執贄見者三人還贄見者七十人又何其多耶宓單父曰余友事者十有二人其一人師事而秉度焉苟欲爲一目之羅以得鳥鳥亦安可得哉是故曹參爲齊相亦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舊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然後取衷蓋公避堂以舍顧知師蓋公者未有卽得蓋公者也余虛師蓋爲伊人宛在之想以自附蘇公不敢寧居之後迺復軒虛益以接賓客以設壺觴以陳揖讓以宴笑語以道情愔于焉借助諮諏彌縫闕失倘亦夫子所稱毋迎而卽距毋望而卽許之至意也乎夫毋迎而距毋望而許者虛也書之以廣取益之道如此

儲美軒記

清 劉玉瓚

師蓋堂後有地窪然而高者橫數丈縱半之踰此又窪然以傾余爲平其高者補其傾者築軒三楹吾兩兒實課業焉其前之窪然以高不卽平者因之以爲砌雜卉稚柏森然成列求得小竹數十箇叅錯種之計是竹不踰年成矣人從竹中來者披青分翠居然有三逕之意顏其額曰儲美以望竹也古曰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是也大凡



物之爲美有盡而儲之爲用無窮今墻隅有古樟數本望之童童清樾足以蔽歎景好風足以發靈籟不此之美而於竹乎是望何耶曰樟者古人之所爲儲以嘉蔭吾後人而竹者吾之所爲儲以待後之人之美之也樂天之記東園也備載竹德具述其盛衰榮落之時嗚呼又安知吾之所美後之人不美之而後之不美之後又踵吾之儲以爲增美也一物之微所係深矣因爲書之軒壁以寄其意云

儲美軒記

清 吳昌齡

高平署中有儲美軒劉黃中先生兩嗣君讀書處也嗣君

撫州府志

卷之三

藝文記三

三三

工

長居一次樹駿受學于余有年矣先生之蒞茲撫也仍不棄而進之西席作軒三楹復董業焉先生旣自爲記且命余記也余曰軒之作前之府治所未有歟華歟質歟崇歟卑歟其奠之位而面之方歟皆非軒之所以名也先生以文章起家至二千石守大隄是培是植本甚深矣蓄之先世而濬發于其身發之其身而長發于其子者先生之望所屬也二子之志所期也然讀易之詞曰發于事業蓋以美在□□□年甫象勺天才俊異余方與風雨晦明磨切古今佩尚韋弦嗜同菽粟藏脩游息攻苦其中以無以

先生墜茨丹雘之意吾見其德業日萃名譽日達於天下  
妙有家風鬱爲國寶豈非儲德以待其成儲學以待其用  
者哉因以名軒蓋其宜也而先生若汪意於修竹蔽前古  
本蔭右曰吾以望竹何耶子路曰南山之竹不扶而直伐  
而用之可達犀革子曰括而羽之簇而礪之其入不益深  
乎由子路之言可以知其美矣由夫子之言可以知儲美  
者之無窮矣是又先生之意歟先生欣然命榜於齋榻將  
爲二子朝夕告因與先生記並存且并告夫後之居是軒  
者廣茲意于無窮也顧不休歟康熙乙巳仲春錢塘吳昌

撫州府志

卷之三

藝文記三

三四

仁

齡記

瀛洲亭記

宋 危 稹

撫城之西隅舊爲金柅園前史君直院林公岳作亭其間  
榜曰瀛洲上跨層城如在天半下隔一水宛同方外意其  
命名以此而其自爲記則謂與部使者奉常章公良肱有  
三館寅恭之舊復此胥會未異曩遊也後十有八載農薄  
林公穽之來守是邦亭少圯矣公方急軍民之務未暇及  
明年政脩事舉廼顧舊址日登臨得要已爲不負林壑惜  
地局城隅於攬結奇秀猶若有餘正如萬里江山已入名

手而窘於畫幅不得盡其舒放遂稍前其位置敞以千十  
四楹疊石爲足以增其崇棧閣爲翼以輔其廣於是層嵐  
疊翠景滿於軒榮朝霞夕陽光多於几席舉酒以落之而  
授簡于稹曰子與直院爲同里於奉常爲門生皆平生所  
尊敬凡其經行一草一木尚當封植况登覽勝處邦人視  
猶其棠敢廢不治乎願爲之記庶後人嗣而葺之使茲山  
之神氣常在也稹曰三神山之說昉於列禦寇繼之燕齊  
間方士皆謂在渤海中自唐人有學士登瀛之號本朝遂  
足館職爲十八員以擬之由是海上之瀛洲在三館自直

院以三館同遊之勝而寓其名於茲亭由是三館之瀛洲  
在吾州海上之山蓋仙聖棲神之地以自全其形氣者也  
寓於茲亭則賢者寄妙之地以齊潤萬物者也儻來者徒  
見其境之勝與其號之然也而止欲以爲逍遙遊則失其  
所以寓茲山之意矣世之論神仙者惟稱其不死玉川子  
則謂山上神仙亦下土之司命也身位清高之上則念及  
顛崖之下其有墮于彼者必求有以蘇息之是知翱翔海  
上茹霞飲月之流不過獨不死及司命于下土則不容不  
與蒼生俱生也此公所以拳拳望於後之君子者□□廣

其意而爲之記亭經始於紹定元年正月己亥告成於二月乙丑朝散大夫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危稹記

重脩擬峴臺記

宋謝逸

王右軍之書謝康樂之詩皆妙絕天下此兩人者嘗爲臨川內史豈山川之勝有以發其秀麗之氣邪不然何以行筆之妙造語之工如此哉擬峴臺蓋臨川溪山勝處也嘉祐中太守司門裴公作臺於城隅以其形勢擬乎峴山故名之曰擬峴汝水如帶縈乎其前靈谷諸峯爭奇競秀於簷楯之外想見右軍康樂昔與文人勝士賦詩飲酒雍容

撫州府志

卷之三

藝文記三

三六

□

談笑於溪山之間其風流餘韻有足觀者矣余每登斯臺必周覽溪山徬徨不忍去求右軍康樂賦詩飲酒之處而圖籍莫考父老無能言者可勝惜哉中奉大夫狄公再守是邦因其舊基葺而新之爽塏侖奐倍於往日每佳時令節必携賓從僚佐置酒高會其上悠然遐想友羊叔子於數百年之上也昔叔子嘗登峴山慨然嘆息謂鄒湛曰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蓋叔子當伐吳之際悼歲

月之易失憤功烈之未成故登山臨水慷慨激昂以見其志豈感物悲傷作兒女態耶當是之時有能吐其辭氣以激叔子之志相與發憤戮力共成伐吳之功豈憂後世之無傳哉柰何鄒湛小子計不出此乃進溢美之辭以求客悅安知叔子之嘆在彼而不在此也一臺之作固不足爲公重願公登臨之際想見右軍康樂之風流而無志叔子之嘆則他日功名與天壤相敝可也豈止與此山相傳而已哉若乃區區湛輩固逸之所不忍爲也政和元年三月十五日記

撫州府志

卷之三

藝文記三

三七

□

重修東鄉縣按察司碑記

清梁奇進士

今上十六年己亥邑李侯重修按察司旣竣克光舊服或謂憲長治于省會而設之邑中何也是未知其由來遠也按官制按察司卽漢刺史唐十道觀察使之例然無專官或因事權設事畢卽省元于行中書外別置提刑按察使明初於各省設提刑按察司掌糾所屬官吏平讞刑獄振揚風紀并置提舉弓箭司掌郡縣射地弓箭手之籍與團結訓練賞罰之事視其優者而進賞之則分巡道也而我國朝建官因之若東縣之有按察司其初蓋兵備府

正德間夙寇□靖部議以胡公世寧晉兵憲綏安地方清  
除逋孽始建才開幕焉迨後白川諸公德威兼舉其君子  
脩身而淑性其小人亦革志而易心官可不置乃以其署  
爲院道諸大夫往來旅邸舊復有藩司郡伯芟舍俱蕩無  
存獨是司尚餘殘楹敝棟定鼎之初困於供億芻馬于堂  
析檻而爨重以暑雨不時崩折日甚脫更弗葺將茂草鞠  
矣自侯來泣吾東也采菑依樗者始稍稍言歸思復蓋安  
宅雖不究而哀鳴少息云又三年百廢具興撫字催科勞  
心備極今夏旱魃爲殃侯齋居致禱霖雨如注於是民懽

撫州府志

卷之三

藝文記三

三八

仲玉

呼而慶曰侯眞活我侯故出入戴星不遑啓處顧於行李  
之往來憂其困乏爰鳩工庀材而議葺焉而民亦曰侯活  
我而我不可使非順也子來趨事鼙鼓弗勝經始于六月  
哉生訖事于八月旣望規模用舊氣象更新諸大夫之至  
止者咸曰推此卽次之安而民之寧宇可知也會予歸自  
桐因樂觀厥成而爲之記順治十六年九月朔旦

重建府城隍廟記

清 李來泰

撫州府城隍相傳祠漢潁陰侯灌嬰侯嘗以兵定豫章故  
神象至今赫然見光景降福威水旱扎瘥請必響答爵吊

登鉶簠簋籩豆之數守必躬親以蒞其事明洪武中太守李公廷桂始創廟於治之北崇禎中太守蔡公邦俊加象六邑之神配於兩廊高爲重門廟事必飭國初燬焉其時吏茲土者故事一修謁而已迨司李念菴李公視府篆獨慨然以興復是任蠲資庀材工垂成公適艱去幸東海憲翁紀公初以進士由刺史來牧拏帷顧瞻戶不克郭誓廟之日拜於堂下怵然傷之告同官曰是非所以妥神而佑民也旣宣德意布教條威惠洽流封內悅服首修孔子廟登講有地乃新斯宮俾還故規鳩俸之贏以帥群吏復

廟之租以餼百工舉廢興舊民不告匱由是可以陪風雲雷雨山川國厲之祀可以慰公私禱祈卜筮駿奔之願教民敬鬼而遠罪尊君而親上公之治化滔滔焉弗難矣夫城隍之祀盛於宋元而實屢見於唐高齊蕭梁吳之赤烏徃徃載於文字然以余考之魯頌泮水闕宮諸侯之重事也而春秋策書惟有新作南門而已則城隍之獨重豈可謂非古哉撫故瘠土重以丁亥戊子之間救荒扶病瘡痍未愈城之僅存繫師帥牧尹之力爾傳曰率民以祀神又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公之來也無侈觀遊無燕臺

□金柅之亭不築浴雲之池不鑿倡其僚屬共爲保障惟不恪於神以貽民灾是懼公之幸惠我民者厚矣爾時廣菴韋公來任司李卽捐貲共勦厥美而廟貌聿新信乎其皆知所重也哉廟建於順治十三年丙申四月成於十七年庚子仲秋是爲記

東鄉縣新改文昌門記

沈士秀

今 上二年三月旣奉有修理城池檄九月 督臺張巡視茲土諸生連名上書言南隅迎薰門逼 文廟右請移當儒學之中營建所費願自輸不敢以煩官府 督臺下

撫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記三

四十

其事於 郡伯劉公 司李韋公僉議報可予職司民社因率先捐貲以倡而合邑諸紳士與聞風景慕之鄉耆爭相樂助遂集工庀材始事於十月朔日計所構甃石爲門上架樓又上架小閣樓基壘石高若干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層級達於樓樓與閣之高共若干丈尺制俱如舊稍增者議設 文昌帝君像於閣中祀之遂顏曰文昌門蓋歷半朞而樓成成之日率僚屬諸生登樓以望高翥長騫煥然文明金峰秀特軒豁於前桃花庾嶺諸勝以次排列與夫村市官私之屬桑麻種植之景不可意計而



可指顧得者惟斯樓爲特杰之觀焉由是 聖廟增崇規  
模宏敞山川獻瑞鐘鼓式靈烏知氤氳發祥之盛不與昭  
武諸邑相媲美哉則斯門之移置也誠有補於文運不小  
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康熙三年甲辰春三月朔日